

母親

好是無限的黃昏喲
嘍起嶮高嶙岩的撒嬌
在彎一水紅暈的唇邊
大地展著艷笑且稚紅的頰

仰在洩過雲隙的纖手底上
搖搖籃是東風、西風
時時揭起雲氍背蓋偷窺的
是圓無端盡透滿熾紅的壓
釀久久的窃意一瞥
好個熟睡的懷

可卻怎麼描摹不圓韻她的風采
在這粼粼盪漾且呀呀的水唇上

對季節起落的財富是無所謂的
對邪惡醜陋是一般美的
艷紅不減顏色

自傳說起便是如此
至地球崩毀也是

該是另一種自焚

灰燼之外

孕一酒星子長大

將西墜濺起的每一殘餘火花

呈赫赫旭日

只要做母親

自從生下兒子
母親就把一個夜折成好幾個夜

打開窗戶
把兒子昨夜的一個微笑拿到窗口晾曬

找個樹蔭底下
揀一片花瓣
然後撫去兒子眼角的一滴淚珠

原來打算每天寫一首詩的
可是兒子這麼可愛
詩却毫無表情

就是這樣 只要做母親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